

当初識潘嵐兩年了，之前也見過她幾次，但由於她話中心語不多，也就沒有機會深談。記不得具體是哪一天了，印象中好像是櫻花盛開的季節，我們又見面了。這一次我們彼此都向對方走近了許多，看着她一雙美麗的會說話的眼睛，我強烈的感受到她的忍讓、堅強還有寧靜，又由於她與生俱來的不輕易放棄的個性讓她始終對生活充滿了自信，感覺她是一個雖歷經風雨然決不輕易放棄的女人。

六年前，她一手拖着箱子一手牽着幼小的女兒來到美國，沒有人接機，沒有人引路，憑着石頭捏着的一張朋友寫有電話號碼的紙頭，潘嵐在紐約的風雪中終於等到來接她們母女的朋友，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潘嵐到達美國的第三天才見到她分別多年的丈夫，然而多年期盼來的重逢沒有鮮花，沒有喜悅，而是一紙殘酷的離婚書。剛到美國，潘嵐不識東南西北，哪里能夠想到離婚，然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潘嵐清楚自己的處境，她無奈的收拾起自己一顆殘破的心，擦干曾經那么傷感的眼淚，在女兒面前強顏歡笑，做了堅強的單身母親，一個文靜漂亮的女人，在異國他鄉獨自撑起一片天空，長長的六年路，流了多少淚，走過多少艱辛，潘嵐都將它們深深埋藏在心底，為的是能讓女兒有一份完整的愛。

潘嵐在孤單與艱辛中在她的生活道路上跌跌撞撞的走着，她用自己柔弱的雙肩獨自撐起風雨飄渺的家，勤奮的學習，頑強的努力，她先後做過旅行社工作人員，殘障學校活動中心主任直到目前任職美國最大連鎖百貨公司 Macy's 的專業皮膚護理師和專業化妝師，值得欣慰的是 2008 年是她們母女的豐收年，工作是女兒被評為所在學校的總統獎優秀學生，其寫作的詩歌《雪》也被收錄在《Young poets 2008》一書中，之後潘嵐又被評為 2008 年度 Macy's 的最耀眼五星級員工，俗話說有什麼樣的母親就有什麼樣的女兒，生活對她不公平，但她不抱怨，不等待，總是不停的去追求，去創造，她說生活是不相信眼淚的，生活只會厚待不停追求生活的人，只要你不停的努力，你總會做到的。

生活，在不同人的眼里有着不同的意義，很多的因素都會左右着人們對於生活的理解，然而生活是人生的一個過程，每個生命從起點到終點應該說都是相同的，生與死，有與無，這就是生命的過程，這個過程也就是“人生”。面對逆境，笑对生活，潘嵐總是對自己充滿了信心和信念，信心是進取，信念是一個人意志的體現，對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來說，無事不能為，它能讓生活達到一種自己所追求的狀態。這種狀態就是心中確立的理想和目標，目標可以是一個願望，一個夢想，可以是一個人或是一件事，只不過每個人對自己理想的確立有所不同，實現理想和目標的過程也就不盡相同，潘嵐按照自己的思維方式，意願在心中給自己定位，她要讓自己的生活呈現出絢麗色彩，讓平凡的生活也有着美麗的狀態，因此潘嵐從不放棄對於美麗生活的追求。

潘嵐出生於山清水秀的貴州，那里樸實的民風，單純的人文風情鑄就了潘嵐文靜內秀的氣質，加之她生長於一個家風頗為嚴謹的老幹部家庭，因此形成她外柔內剛的性格，而正是這種性格支撐着她走過風風雨雨，走到了今天。潘嵐常說：其實回頭想想，應該感謝生活，這樣孤立無助的生活反而讓自己變得更加堅強，生活對每個人其實都是公平的，只是看你如何去走，如何把握罷了，是啊，雖然我不曾從潘嵐臉上讀出什麼哀傷悲觀之類的東西，但我感覺她的生活之路一定走得坎坷跌宕，也走得絢麗多彩。

記得 2008 年 8 月，潘嵐對我說，她要回家去參加她侄女的婚禮，她說這個世界上她唯一有血緣關係的親人就是在國內的姐姐，她的姐姐和我同歲，當時她十分誠摯的看著我說，願不願做我在美國的姐姐，我再次看着她那隻會說話的眼睛，心里一熱說當然樂意……

就這樣開始了我們姐妹的情緣，彼此間多了一份牽挂，每一次我去匹茲堡辦事一定要見到她。潘嵐的外表看上去就象平靜不起浪花的一汪清水，我們在一起總有說不完快樂事情，潘嵐很少哭泣，我僅見過她的兩次眼淚，一次是我在不經意間提到她的父母，當她在說到她的父母已經去世多年的時候，我看見她兩眼浸滿淚花，她十四歲那年就沒有了媽媽，一直和父親相依為命。還有一次是她說她對不起她的女兒，沒有給女兒一個完整的家，當她說到有一次半夜送女兒上醫院看急診時眼見小小的女兒在病痛中掙扎……她的淚流下來了，儘管生活不易，但潘嵐從不為自己流淚，她總是將淚偷偷流在內心深處，而留給女兒，給朋友，給親人以燦爛的微笑。

潘嵐不僅能歌善舞，而且寫得一手好文章，還愛好散文詩歌及其它一些文學體裁，本報從去年開始常常可以讀到她娟秀的作品，她還經常代我去參加一些社團活動幫我寫報道，同時她還是本報第三屆伊利杯的特邀主持人，她常常客氣的說這是幫她姐姐在做有意義的事。潘嵐除工作以外，不僅勤於寫作，她還帶着女兒學習鋼琴、長笛、打網球，同時還兼着匹茲堡中文學校中文課和舞蹈課的老師，還是匹茲堡東方之星舞蹈學校的學員和匹茲堡渥雅歌合唱團的成員，這樣繁忙的生活並沒有讓潘嵐感覺勞頓，反而讓她和女兒的生活過得充實而美麗，潘嵐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苦難的生活中找到與美麗和幸福碰撞出耀眼火花的縫隙。

我相信美麗的東西一定跟個人的休生養息息息相關，它其實跟你的五官長成什麼樣子沒有直接的關係。這個關係就好像幸福與金錢一樣，說沒有金錢你就特別幸福，那不現實，說有了金錢，你就一定幸福那也未必。也就是說，一個人，她的物質生活的質量會影響到她的容顏，但它只是一定的基礎。真正的美麗，它首先與女人的善良相關。真正的美麗，它與情懷相關，與教養相關。教養不一定是知識，不一定學富五車，讀到博士也不一定美；教養有時候是一種通透的悟性，在舉手投足之間，你會覺得她有一種溫婉如水的氣質。這種氣質不會以強勁的力量迸射出來，而是以一種婉約和持續的姿態自然流露出來。在我們生活中，它可能是一種養分，它可能是一種鮮光的光彩，它可能為我們帶來一種身心的愉悅，為什麼古人說“腹有詩書氣自華”，有情懷、有教養的女人，會洋溢出一種氣質，只有氣質是不可替代的。我想，潘嵐就是這樣一個充滿了浪漫和善良氣質的女人。

潘嵐畢業於師範大學中文系，還在念大學時就當過服裝模特兒，拿她自己的話說就是喜歡和美麗打交道，她不僅是第一在匹茲堡將中國傳統中醫經絡知識運用到臉部按摩上的專業皮膚護理師，而且還是匹茲堡許多重要服裝秀和頭髮造型秀的專業化妝師，潘嵐根據每個人不同的皮膚類型和身體狀態運用不同的按摩方法，根據不同臉型和氣質量身打造化妝造型，所以只要一提到潘嵐，經她服務過的顧客們無一不伸出大拇指，無一不向她投以讚許的目光，顧客們在經過她的精心護理後，有的不僅各種問題性膚質得到改善，有的隨着外貌的日漸年輕美麗，自信心大增，從而更加熱愛美麗的生活，潘嵐的一位客人曾說：潘嵐不僅有一雙魔術手，重要的是還有一顆希望每一個人都能獲得美麗的心。

潘嵐不僅自己美麗的內心感染着人們，同時也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改變着更多的人，她說，要做一個美麗的女人，很重要的第一點就是要扮演好生命的多元角色。我的工作看起來好像很忙，但是我有一個標準，就是我做的事情一定是我很享受的事情，我很享受做着做這種既能讓自己美麗也能讓別人美麗的事情，還有就是家庭的角色。我很在乎叫我媽媽的人和與我有親情和友情聯繫的人。這是我生命中無法割捨的根，所以你說家庭對女人來講是一種負擔嗎？沉重嗎？正是因为你有親人的愛，以及你可以給親人的愛，儘管生活可以很艱辛，但你也可以感悟到一種真正的幸福，那就是彼此之間的真實情懷。

潘嵐說她在生活中離不開的就是朋友，有朋友她就不會孤獨，每當困難時，最先伸過來的是朋友的一雙雙帶着溫熱的手，這些手是動力和支撐，還有朋友可以激發你的活力，讓你覺得人生就是因為擁有不同的朋友而變得豐富多彩，所以對朋友只有永遠懷有感恩心情，還有就是潘嵐自己心靈的角色，她永遠意識到她的靈魂在哪里，她從一個角色跳到另一個角色時，她從不會感到疲憊，所以潘嵐喜歡說：人最關鍵的是態度，態度決定一切。

我們的生活好比一面鏡子，你對它哭，它也對你哭；你對它笑，它也對你笑。六年前的潘嵐，一手拖着箱子，一手牽着女兒只身拼打美國，她滿懷希望到異國他鄉來和她的另一半一起奮發，而婚姻的破裂並沒有讓她停止前行的腳步，她也沒有因為一次又一次失衡而失落，雖然離婚對她是一次苦難的經歷，可她也不願意當一個被動的角色，有人說，女人可以長得不漂亮，但一定要活得漂亮。我說潘嵐不僅是一個長得美麗漂亮，更是一個活得漂亮的女人，因為智慧是女人美麗的根本。

從我辦《伊利華報》開始，我認識了許多朋友，有的朋友勝過了姐妹，雖然我們沒有血緣情，而那份緣讓我們彼此牽挂彼此感恩彼此祝福！ 浦瑛

一個美麗漂亮活得更漂亮的女人

做任何一件事都不容易，如果要做好，就更難，但祇要不輕易放棄，總有希望。

——潘嵐自勉



潘嵐 自述
浦瑛 編寫

伊利華報



小時候也學過舞蹈，但那是媽媽讓我去的，完全不是出自我的本意，因此曾經抱怨，曾經哭泣，曾經逃離……而每次都被媽媽拉回來一頓教訓，又接着回去倍受煎熬，那時候的舞蹈于我來說無疑於一種折磨，當我一遍又一遍重複着老師要求的基本動作時，內心深處總有一種想要衝破牢籠的感覺，就在想，什麼時候我可以不要舞蹈？

而現在，舞蹈已經成了我生命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舞蹈于我之無與倫比的感覺揮之不去，去而復來，曾幾何時，我一個人孤獨的行走在泥濘的跌跌撞撞的人生道路上，一路狂風，一路暴雨，多想為自己的內心找一個躲避風雨的港灣，找一個釋放壓力的支點……尋尋覓覓之中，有幸接識了吳燕來，一個頗有天賦和才能的舞蹈老師，於是跟着吳燕來學習舞蹈，感受舞蹈，從此愛上舞蹈，舞蹈讓我有如初生嬰兒般完全嶄新的感覺，舞蹈讓我得以鳳凰涅槃般的重生，舞蹈讓我一掃昔日滿臉的滄桑，而回到生氣勃勃的靈動狀態，舞蹈予我思想的飄逸，予我空間的想象，讓我在游離之間找到生活中的最佳位置，它使我的思維不只偏執於抽象，也使我的哲學與藝術都有更廣更深的理解，讓我找到一種內心與外在美的聯繫方式，使我對生活充滿了熱望。

人類在沒有語言的時候，就有了舞蹈。鄉村沒有電，卻有舞蹈。田間的勞作，是舞蹈；追趕野獸的動作，是舞蹈。“打歌打到太陽落，打起了

黃沙能作藥”。舞蹈時騰起的黃沙，人們都認為有了靈性，能入藥用，這是怎樣的舞蹈境界？人們在自然環境下世代生活，自然會有一種思想跳的沖動，自然的，你就會感到一種韻律，跟着它張嘴，邁步，就是歌，就是舞蹈了。

舞蹈是一種精神，一種希望，是人們對於自然萬物和人類心靈的一種崇敬和想象。舞蹈不止是屬於舞蹈家的，舞蹈動起來是生活之舞，靜下去是靈魂之舞。每一個生命體都是一個舞者，只不過分高下而已。而能讓靈魂真正舞起來的，是舞蹈。舞蹈是唯美的，靈魂舞起時，你是向上的，升華的。你伸展雙臂與天地融合，你騰躍而起與山川交流。你細膩如絲，纏綿如絮，颯笑如電，溫馨如冬天的陽光。

如果，讓我重新選擇，我還是會選擇舞蹈，舞蹈于我來說是一種最佳的表達方式。舞蹈可以釋放我心靈的痛苦，可以幫我傳遞生活中最美好的一面。我甚至相信跳這樣充滿人性光輝的舞蹈只要跳起來就會有福氣，只要在看着，看的人也有福氣，舞蹈給了我莫大的享受，同時被舞蹈快樂着幸福着。

舞蹈將伴隨我繼續走下去，即使今後不再上舞臺跳，我也會在田野、小溪邊自己跳。我想象着，某年某月，某時某刻，有一位美麗的老太太，在紅紅的夕陽下，沿着一條路邊開滿野花的婉婉延延的小路，旋着舞着，為人們留下一個漸行漸遠的纏着金邊的背影……我忍不住笑了。

我感覺我是如此的美麗，感謝燕來！感謝舞蹈！

舞蹈，讓我如此美麗

潘嵐



Snow

*Delicately drifting,
icy and cold,
i ride along the open wind,
I sparkle and glisten
to hear me just listen
to my sweet, sweet sound
I am as white as a swan
light as a feather
as i touch your skin with a sting
I am a white, whispering wonder
of Mother nature herself
My beautiful snowflakes
are as different and unique
as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are
Looking at me
Maybe through a window
you'll feel quite extraordinary
Listen as I tinkle
Look as I twinkle
Watch as I sprinkle,
at midnight..*

—by katherine Yan

美麗漂亮多才的女兒

